

黃一裳作文 官僚資本百態

國營其名私營其實。得天獨厚廣庇固奸
 馬弁副官都做老闆。官商協定兩不侵犯
 惺惺作態貪吃怕羞。職任封鎖走私起家
 有槍階級兼營副業。奸商戀官動以人情
 自做强盜大喊捉賊。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經緯

週刊 新一卷六期

(每逢星期日出版)

本期要目

- 經緯評壇
- 官僚資本百態
- 孫寒冰之死
- 私生子的悲哀
- 和平神在巴黎
- 相形之下
- 開始一個銅板也沒有的遠行那一夜
- 經緯信箱
- 經緯拾零
- 經緯

黃一裳著
 張文元繪
 張十方著
 莫泊桑著
 何公超譯
 胡品清
 顧仲彝

下期要目

- 民主主義的五大特性——程仲
- 救國之「法」——楊
- 張良的廟宇——胡水
- 美國兵歡喜德國人——張宗
- 歷史的歧路——謝東
- 李惠民和他的六塊大洋——蕭克

經緯週刊自由定戶訂閱簡章

- 一 自由定戶每戶暫收國幣三千元。
- 二 定戶匯款訂閱時請將地址及寄遞方法詳細書明。
- 三 本社收到匯款後即掣奉定單並按期寄書至存款告罄時當將計數單寄奉以供查核。
- 四 爲優待常期讀者起見自由定戶書款概按每期上海定價八折計算郵費按郵局規定價照算。
- 五 定戶如向本社查詢刊物寄遞及書款存欠等事請書明定單號碼。
- 六 定戶購買本社出版物概按定價八折計算以示優待。
- 七 凡讀者介紹親友加入爲自由定戶滿十份者當免費贈閱本刊一份以酬雅意！
- 八 匯款賜函均請寄上海虹口山陰路大陸新邨二四號經緯出版社。
逕啟者茲匯奉國幣三千元加入
貴社出版「經緯週刊」自由定戶請
自第 期起按期由郵航、掛、平、寄
爲荷此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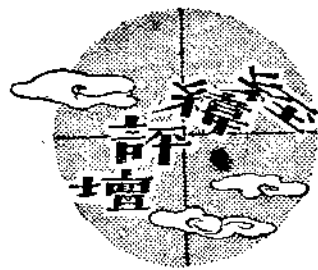
經緯出版社台照

定閱人：

詳細地址：

啓 年 月 日

下



「和」不成功 「戰」不到底

停戰是暫時的嗎

國內政局，如陳誠部長所說不出三個前途，一、「和」，二、「戰」，三、「拖」，實則此三個前途並非單獨存在，而是三位一體，且和且戰且拖，又和又戰又拖，和是戰後的休息，戰是和後的尾聲，如此大局便拖着可怕的尾巴，和是不成功，戰也戰不到底，結果只有一個前途是「拖」。

拖的條件是沒有任何一方軍事上的絕對優勢，現在就是坐了這個形勢，政府軍在長春哈爾濱固然是「勢如破竹」了，但共軍揚言死守哈埠，並且還要在華北展開「游擊戰」，這是「百年戰爭」，拖的局面已成百分之百的必然，老百姓陷入悲觀絕望的生活陷阱，可能性正與此時局相符合。

蔣主席返京

和談調重彈

一些人寄和談的希望於蔣主席，現在蔣主席已自長春瀋陽北平濟南巡視歸來，不經如縷的和談局面，又要鬧鑼鼓了，瞧着吧要解決開

步向前，這就是「內輪」的可怕程度，和民族工業的大難臨頭。本週報上刊出一個消息，最近歐美航商紛紛復業，大批船舶銜尾而來，但上海物價高過各國，輸出停頓，大部船隻均放空返國。再研究一下這些銜尾而來的進口輪船所裝來的是些什麼？花旗蜜橘，玻璃用品，香烟，乳品，白報紙以及各種使人神羨的「美式配備」。

唉！我們的政府的「經濟政策」，竟是如此的嗎？你們印了無量數的法幣，却不負責任，老百姓是全軍覆沒在這種不負責任沒有購買力的法幣之下，同時民族工業與國家經濟基礎也將隨之全軍覆沒於這種不負責任的法幣之下了！唉，請問我們的理財家除了印法幣，還有別的方法嗎？請問我們的政治家，除了借外債還有別的辦法嗎？救救即將致國家民族於死命的「乾血癆」症。

大難已臨頭

亡國在乾癆

要中國變成殖民地的聲浪，這一週相當之高，像蔡德之流，并不是不足重視的人物，我們得提高警覺些。在這個政治與國際壓力性的殖民地化中國的理論之外，我們更見到中國殖民地化的危機却在關

「年高德劭」的老爺，「聲譽極隆」的「開人」，「公忠體國」的官吏，這些都是假面具，假面揭穿了，却是老百姓的吸血鬼，是貪贓枉法的米蛀蟲。

國防部成立

革新要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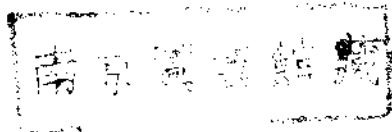
現在當局似乎有了決心，要懲辦這些吸血鬼米蛀蟲，但是問題還不簡單，原來他們是官僚資本集團中人，此中人，向來的是有作奸犯科，發國難財發勝利財等等的特權的。

一批米蛀蟲

嚴辦要決心

六月一日國防部成立，白崇禧任部長，陳誠為參謀長，這一舉，對於軍事復員，也是個積極的表現，裁減的單位，裁汰的官兵，數字頗不小。抗戰八年，武裝官兵替國家盡的力着實不小了，「一時之用」，「絕不能永為「千日之養」，讓他們歸田，參加到生產部門，去做「建國幹部」，使「抗戰英雄」的美名更深一層發揚光大。

何應欽上將的解職，在中國軍人中確是開一新的作風，軍人的自私自利，以及狹隘的氣量，封建的餘孽，給何應欽作一次修正，何應欽還是一個民主主義者，我們今天應該如此說一句。國防部的成立，



既然有這樣的意義，正應掌握這機會，痛下決心，澈底做一番軍事革新的工作。

美蘇關係日疏

世界往那裡走

世界充滿了是非，在國內是非非，在國外是大是非，是非又是非，黑白亦屬難分。積非成是，與習非為是，已是今日世界的特點。在這種情況之下，只有弄壞的可能，却沒有弄好的可能。世界不能再事戰爭，等於中國不能內戰一般，不能的偏來了，世界的和平的毀滅，雖是個恐怖，然而它偏要降臨人間又奈何呢？

不平，仇恨，嫉忌，攻訐，是在有資格從事再戰的國家之間掀起風浪，這就不是尋常的事。我們應該特別指出這一週的國際新聞，有一段花邊新聞的含義非常重大，就是杜魯門總統宣佈兩次邀請斯大林，均被拒絕，這在宣傳戰中是極犀利的攻勢，而且也是技巧的攻勢。

在蘇聯公開唾罵美國，更加無顧忌了。最近又有譴責美國助長中國內亂的攻勢，平心說一句，蘇聯是並非助長中國內亂，而是「同情

革命份子，」中國革命份子推翻政府不是內亂，嗚呼！我們的蘇聯友邦。

審訊日戰犯

須防禍再起

日本這個國家，我敢說他百分之百是個至死不悟的黠武國家。如果果要阻止戰爭再起，對於日本國家的防範與管制，絕對不能絲毫放鬆的。中國一些自命為管制日本的專家，他們唱出待日本人太壞了的高調，那是因為受日本人的感底而發的接收財太多了的緣故，那是他的知恩必報的「美德」。

我並不是說我們一定要如何壓迫日本，而是說對於我們自己目前混沌局面的延長，却是予日本以重溫舊夢的最好誘因。

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六月三日揭幕，將以發動太平洋之戰的目前首相東條英機為主要戰犯，其次為荒木貞夫，土肥原，橋本欣五郎，畑俊六等廿六名首首，起訴書列舉該犯等罪狀五十五款，該犯等所一手製造的對華侵戰，殺死中國軍民不下數百萬眾，今天血仇是應該索償了，對這批戰犯，我們希望能夠早日定罪，我們更希望真正防止日本的再起。

法國普選日

西歐均勢保

在世界往那裏走的這個問題，極端嚴重的今日，國際的政治已左右傾盪得惹人注意。這些傾盪在關心世局的人們，在世界上的「大政治家」，却成爲一宗冒險的資本。他可以計算均勢在轉移到對那個集團有利。

一個國家的傾向蘇聯，英美必大具戒心，一個國家的傾向英美，蘇聯也必醋意極濃。此次法國普選，人民共和行動黨（即進步天主教黨）獲勝，這比較右傾的政黨的胜利，外長皮杜爾有任總統之望。天主基督對共產主義國家的不懷興趣，已在最近教皇的公開聲明中見之，所以這次法國進步天主教黨的勝利，蘇聯對西歐的涉足，似乎時機未至呢？而英美對於防止蘇聯西侵的努力，算是達到了成功。

黑人籲天錄

正義在那裏？

一個根本問題，就是種族歧視在這個希特勒已死亡的世界上仍然殘存着，這將使人們深印痛苦的烙印。

美國全國黑人大會代表一千人

致函聯合國，要求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一條，准許少數民族請求援助，以防止基於種族之差別待遇。他們不願做「二等國民」，遭受不平等的待遇。這個呼籲，使我們感到正義與人道還需要人類更加勤的努力，並非即為降臨人間之物。

充滿了惡劣氣氛的世界，叫寫評壇的記者，要說好話也無從着筆，唉！唉！

人口繁殖速

屠殺即免災

美國人口調查所，於六月一日發表新統計一件說：全世界現有人口二十萬萬，如照現在之生死率計算，則三百年後將增加至二百萬萬，須再有四十五個地球始能予以容納。

原來如此，世界上愛護生命的一切和平安全的辦法，竟是造成三百年後絕難解決的難題。所以，「原子彈」「細菌戰」，應該是大可倡導的疏散人口妙法。從這個角度看世界強國的衝突，主張「火上添油」，「唯恐天下不亂」的思想，倒是獨具隻眼的高明之見了。而替正義呼喊，為暴虐不平，對侵略聲討，豈非又是多此一舉嗎？

文作裳一黃

圖繪元文張

官僚資本百態

- (一) 國營其名，私營其實；
- (二) 得天獨厚，廣庇罔奸；
- (三) 馬弁副官，都做老闆；
- (四) 官商協定，兩不侵犯；
- (五) 惺惺作態，貪吃怕羞；
- (六) 職任封鎖，走私起家；
- (七) 有槍階級，兼營副業；
- (八) 奸商戀官，動以人情；
- (九) 自做強盜，大喊捉賊；
- (十) 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一·楔子

我們痛恨官僚資本，大聲疾呼討伐官僚資本集團，因為官僚資本集團是禍國殃民的罪首禍魁，是使人們今日懷疑勝利為誰，也將使人們將來懷疑建國為誰的根本命題。

官僚資本集團的法力既如此廣通於天，然則官僚資本的集團究竟在那裏？有否像公司學校機關黨派那樣的團體組織？這是沒有的，官僚資本集團，既沒有組織章程，沒有行動綱領，也沒有一個號令一切的首領，他好像曹馬所編社會劇「日出」中的「金八」，又好像「日出」所說的「臭蟲」，到處都有他們的蹤跡，而又不容易捉摸到。

我來替他們塑像吧！這就叫無可捉摸的「金八」與「臭蟲」，無所遁其形跡，便利於我們反對與討伐的行動。

二·繪像

(甲) 國營其名私營其實

位列要津，身踞國營機關要職，手操國家經濟命脈大權，大權在握，暢所欲言，不顧人民利益，位置私人，排除異己，會計出納，必用私人，國家的財庫，等於私人財產的保管箱，公私不分，日積月累，國營公司在垂垂垂，私人腰包，愈聚愈肥，此是官僚資本家的典型。

國營其名，私營其實；

(乙) 得天獨厚廣庇罔奸

聰明能幹，資歷均深，訂出法條，限制他人，但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聰明的官僚資本家，不會作繭自縛的，於是挪用公款，勾通投機商人，利益均沾，以圖暴利，他們的外圍是數不清的囤積居奇之輩，如高乘坊之流，就是這一型。

(丙) 馬弁副官都做老闆

財政金融機關，參與決策機宜，



盈虧得失，先得風聲，應做者做，應放者放，應扒者扒，應吐者吐，賺錢不吃力，條件已絕對有利，進而擴大規模，派出馬弁副官或忠實的奴才，開設行號，自己藏之幕後，遮遮掩掩，實則形成一家公司，此是官僚資本集團中的十足官僚。

(丁) 官商協定兩不侵犯

主一方之政，物價日增月漲，充耳不聞，自己榮兼銀行公司「董事」之職，官商感情十分融洽，官不犯商，商亦不犯官，漲價時老百姓鼓噪，一拖二推，便於混水摸魚，美其名曰開發經濟，建設工業，實際上財通四海，富敵陶朱，這是官僚資本家又一典型。

(戊) 惺惺作態貪吃怕羞

靡登官僚，自以刻苦為口頭禪，十四萬元月薪不抵一黃包車夫，善良忠厚的老百姓，聽了他可憐的訴苦，也許會省吃一碗飯來救濟他，但莫上當了，他們惺惺作態，貪吃怕羞，實則生財之道，有大道焉，替他們經商的是社會閒人，是商界名流，是工商團體的領袖，幕後與太太小姐運籌謀劃，億則屢中，「清官」其表，「奸商」其裏，此為當代發紅的靡登官僚。



得天獨厚，廣庇國奸；



馬弁副官，都做老闆；

(己) 職任封鎖走私起家

抗戰時期，軍事第一，駐防前線的官兵，一面担任「封鎖」，一面與敵通商賣買，「走私」，「走私」，成為抗戰中敗壞作戰能力的病源，屢誤戎機，士兵餓了肚皮，給養不足，官長大做貿易，無意作戰，戰時有少次封鎖線出毛病，就害在這一類的官僚資本家裏。

(庚) 有槍階級兼營副業

靠「封鎖線」做慣生意的有槍階級，吃到了糖頭，在勝利以後，當然不肯歇手，武裝走私，武裝囤積，穿着老虎皮（軍服）橫行不法，稅收人員，檢查人員奈何他不得，或者在抗戰時走私囤積生活中，和稅收檢查人員的關係打通了，「大家自家人」，「彼此關照」，建國時期，當然他們不會洗手，這是強有力的官僚資本集團的中堅份子。

(辛) 奸商戀官動以人情

奸商必事囤積，囤積必恃官廳，所以囤積的奸商，是商人政客，他們以三分精力化於實遷，七分精力化於交際，動以人情，只要攀得上達官貴人，「犯法」即是「公事」，「囤積」却是「經商」，奸商戀官，官亦半推半就，即此之故，官僚資本的毒害發作，也起於此時。



官商協定，兩不侵犯；

惺惺作態，貪吃怕羞；



(壬) 自做強盜大喊捉賊

還有一種不能不稱官僚資本，而實在不是官僚的，他們仗恃其社會特殊地位，可以嚇嚇無能的官僚，便半公開大做囤積生意，家中時有箱籠搬出搬進，電話機離不得耳邊，這批人特他們的已經造成的事業做搞箭牌，檢查員決不光臨到他們頭上，因為他們或許有一張報紙義正辭嚴，時刻在揮揮當局，當局也心虛胆怯，對他們不但不疑，而且替他們解決困難，免生阻障，自做強盜喊捉賊，手法固然高明，官僚集本的醜惡面孔，却暴露得令人驚心怵目！

(癸) 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非官而得以要挾官僚助其經商，此是官僚資本中最傑出者，當前年西南某地兵敗之前，交通困阻，「疏散」都成嚴重問題，多少人走不了，多少物資拋棄了，但有某文化機關，竟順利交涉得列車兩節，實則他們的東西很少，於是賣黃魚票，代運私貨，發了大財，人家是逃難後家破人亡，他們却愈逃愈富，法力之大，震懾一時。此種行為，原來也有至理：「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好話不說盡，壞事怎能做絕？



職任封鎖，走私起家；

三·尾聲

綜上官僚資本的幾個面孔，可以得幾個共同的特點：

(一) 他們掌握了交通機關或融通了交通機關：如飛機，火車，輪船，汽車，郵電之類，別人不能得，不易得，他們能够利用，便於利用，前年貴州郵局長劉耀庭大貪污案，便是代表之一。

(二) 他們都是貪官污吏，但不稱為貪官污吏，因貪污之法律上的犯罪行為，他們都能巧避的。我們也不稱他們為貪官污吏，因為官僚資本集團，罪浮於貪污，惡大於貪污的原故。

(三) 他們都利用特殊背景，不論是槍刺，是命令，是筆尖，都變為他們的工具，變為他們的資本，這些形象雖殊，本質則一，故均為官僚資本也。

最後作者還有一句話：我所列舉官僚資本臉譜十類，顯然掛一漏萬，歡迎讀者之善描善繪者，多多描些活像下來，想以「腐化官僚的對星」為標榜的本刊，也當樂為發表的。

有槍階級，兼營副業；



奸商戀官，動以人情；



和平神在巴黎

胡品清

巴黎已被選為行將於六月開幕的和平會議的所在地，在這次會議中將討論與被征服各國締結條約的問題。沒有別的城市比法國的首都看過更多的國際會議和全權代表。假使把巴黎日賭的國際商討的情形及和平解決所引起的大眾的歡樂情緒來一個敘述的話，該可以預之成冊了。

多次歐洲大戰都是在巴黎覓得了和平的終局，一六三四年利希利爾在巴黎與德人簽訂了關於阿爾薩斯的條約，一七二七年在巴黎法國和奧地利初次簽訂協定，一七六三和一七八三年又在巴黎簽訂了英法協定解決了二國間的殖民地競爭。

然而是在十九世紀，巴黎才確定地成爲了「和平之都」。一八〇一年在協和方場會舉行慶祝革命戰爭的結束，以極劇的方式演出戰爭的恐怖，焚燒，戰鬥，襲擊，和大軍的進行。然而炮聲停止了，戰爭停了，觀衆們看見的是歐洲人在「和平寺」的週圍，在和洽的空氣中重聚。

推翻拿破崙帝國戰爭結束以後慶祝的方式不如慶祝革命戰爭那麼熱烈和喧囂。但比較更爲持久，也就是把拿破崙路改爲和平路。一八五六年清算克里米亞戰爭及解決東方問題的條約，也同樣是在巴

自做強盜，大喊捉賊；

黎簽訂的。該條約承認塞爾維亞之行政獨立及羅馬尼亞的解放。兩年以後又在巴黎訂約規定該二國的新地位。

第一次戰爭結束時簽訂和約的地方雖然不在巴黎，但是在巴黎西郊有歷史性的地方。

同盟國和德國簽訂和約的地方在凡爾賽宮，時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廿八日。

一七八三年九月美英兩國獨立的條約不也是在這同一的凡爾賽宮簽訂的嗎？直到今天簽訂這不能得紀念的條約的「條約室」，依然是市立圖書館的珍品，它的裝飾完全是十八世紀末期的法國式樣。

一九二〇年六月四日在大特羅里島龍宮簽訂了決定匈牙利命運的協定。一九一九年九月廿七日在理德里宮與保加利亞簽訂和約，瑪德里宮係建築在佛郎斯瓦第一王宮之基地上。有人說佛郎斯瓦第一因紀念被囚於西班牙而建築了那座王宮。

現在我們又重回到巴黎。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在法國外交部簽訂了反對戰爭的凱洛公約。

一八五二年的大使會議，也是在法國外交部召開的，那時外交部的門前有許多個圓形的大理石的花邊，似乎等待着成功的外交代表留下手跡。在外交部開會的聲響，認爲最好的協商不該是勝利的和失敗的，而是公平的合乎理性的。

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參加了第二次長沙大捷，徒步繞過洞庭一角，坐帆船在湘江上行下行，在長沙變成空城的一小時前離開它，而於長沙馬路上挖掘的墳塋還仍冒出清新的泥土氣息的時會，我再一度回到它的懷抱裏。以後足足坐了三十一天木船，穿鑿於泛濫小型飄雷的河道，從長沙到宜昌。第二次入三峽，我又返歸戰時首都的重慶了。

雖然這像夢一般虛幻的，但確然是這山城的霧，已到了應當開始飄盪的季節，且給人一種霧是祇會一天比一天濃的預感。

那雖是一九三九年的最末一個月，而這個被高高山嶺圍繞的山城，溫暖一如春天，可是有太陽光的日子既然少到近於沒有。想想吧，陰沉但並不寒冷，悶膩的氣息給予在戰場的邊沿鑽來鑽去有半年長久的我以什麼樣的心情呢？於是我也像鬆稀稀的那時重慶的薄霧一般，體味到一種軟綿綿的疲乏感，覺得似乎需要略為休息一下。

承孫寒冰先生和文摘社幾位友人的盛意，在北碚黃桷樹鎮復旦大學文摘社那幢破陋的平房裏，我住了下來，就那兒度過了半個冬天和一個春天。

夾住嘉陵江底翡翠般綠而風一般地奔馳着的江流，黃桷樹鎮正恰與北碚場對峙於兩岸。嘉陵江的水，除出夏季水漲時是黃濁的，春秋冬三季總那麼清澈到彷彿肉眼可以一直看入江底。水流從山罅中流出來，又流入於山罅去；而即便在冬季，山也泛出碧綠色。兩岸有稀落的村舍，有傘形底深綠色的黃桷樹愛嬌地偎倚在村舍四週。春天底微濛暮靄中，站在江岸邊默默地眺望着的，好像都是田園詩人型的人物。

除了看到四肢都爬在沙灘上像下級動物般的牽纜夫，會使詩人們腦裏泛起一陣微微的同情感，此外是一點兒火藥氣息也不嗅着似的。

這是世外桃源嗎？人間何處有桃源？

有一天，敵人的炸彈使這「桃源」變成了一「修羅場」。

五月下旬，嘉陵江的江面映出萬里無雲的蒼穹發亮。那一天上午九時頃，沉重的鐘聲報着警：有敵機進侵川境。這近於預料必然會發生的事，帶給我是悶惱的却並非驚惶的感覺。心裏原有一個愚笨的假定：敵人絕不會把炸彈擲到這鄉野小村鎮裏來。的確，從高空看下，這兒底一簇破陋的村式小平房，至多只是一兩粒微茫的小雀斑般。但個人的活動與自由，却因為受到一種意外的干涉，乃感到點不愉快。

一點鐘，兩點鐘……過去了，肚裏空洞洞。因為起床遲，警報使我來不及到小店裏吃早餐。鎮上的人有一大半是不跑走，但在警報繼續中，防護團強制着家家把門關上，人走不走却倒不管。住戶的煙筒不准噴烟，小店不准營業。我包月在那兒用膳的那家小飯館，能給我的自然也祇好是閉門羹。所以甚且去試試看能不能到外頭弄到點兒吃的東西的想頭，於我也全沒發生過。祇好悶在文摘社的小房子中，整個兒沈浸於飢餓，無聊，疲憊，厭悶的海裏。

文摘社租住的那幢平房，位置在鎮中央。一道小木門直往那條每逢趕場就擺滿鹽巴什麼的灰甸甸的石板路，從小門向裏走，通過一條三四尺寬和三四丈長的窄甬道，便豁然開朗，是一處半畝寬闊的院子，院中有些綠草和小樹仔，中央還圍起一個半丈直徑的小池，雖則敢情是屋主打算在其中養些金魚，可從來這池裏似乎就沒有水的。與小池構成三角形，一隻角立起文摘社那幢緊鑼槓木柱用篾片塗灰的平房，另一隻角上是一幢新蓋的小樓房，住着一位復旦同學的家屬。

這院子彷彿與外頭的世界完全隔絕，裏面的人却一個也沒有跑。

孫寒冰之死

孫寒冰先生是在重慶被敵機炸死的。當時多少青年為他的死而流淚。現在提起來也還有不少人惋惜不置。作者當時即在孫先生附近，並且也被活埋在地下。幸未受傷。這裏所記，便是那次轟炸的慘况。

隱約的隆隆的發動機聲，從天空底一角飄過來，盪過去有好幾回了，這豈有此理的隆隆聲呀，活像一個拖泥帶水老不肯走的債主一般令人厭煩，感到一陣子不知什麼時候才了結的悶膩。心裏竟然會想，還是趕早在什麼地方隨便扔幾顆炸彈就解除警報吧。

文摘社裏的五個人，一個躺在床上睡覺，一個躺在一張土製的長沙發椅上裹住一條被，繪圖室裏的那青年人不知在幹什麼，不滿二十歲的那位書記却仍是伏在桌子上寫着；我翹起二郎腿，靠在藤椅背，連翻一下桌子上任何一冊書的力氣似乎也是沒有。

恐怕已經過了下午三點鐘，突然傳來一陣比較響亮的隆隆聲，並且一聲比一聲重。於是我找到一點解悶的方法似地，心裏並無何種顧慮，從房裏踱出到院中，仰起頭來。

微微帶點兒灰色的藍天，沒看到一粒黑斑點，然而卻不斷傾得下來一串比一串巨大的隆隆的沉濁聲響，從院子右邊傳來。那兒豎起一堵圍牆，轟立一幢大屋，視野被截斷。

突然，一種裂帛般銳利的尖音，噓噓嘶嘶地由空中倒潑下來，使人的髮根兒要挺起。似乎就光是這種尖鳴，又似乎尖鳴中隱雜有轟轟的沉重聲響，使得地震震盪，屋宇抖顫。那時正跑到那幢新蓋小樓房旁邊以圖避開視野的障礙，來看清楚天面的情形的我，來不及作任何考慮，本能地仆倒在地躺着。一枚二百磅或者五百磅的炸彈，如果正落中我的背脊……

我的神經似很清明又似很昏迷，我清楚地看見那位原先埋頭寫着的年青書記，站在文摘社門口，朝我望住，並且恐怖的臉面還泛起一個訝異的笑；但我無論如何也思索不出當時曾經聽到什麼恐怖的巨響。

時間已經萬分迫促，就像突然在同一秒鐘發生的事情。地層好像快要翻轉來，我的軀體傳染到它底震盪顫慄；房子整個兒像打擺子般搖幌，竟至我的眼與腦殼也被什麼搖幌着。還來不及略為鎮定一下子，突然一座爆發着的火山，轟出熔岩，眼前一閃黑，大的小的，輕的重，土崩般地向我的軀體……

「完了，完了」，心裏祇知道這麼閃過一個飛快的意識，似乎對人世還不免有點留戀，於是在這將要與人世道別的一剎那，乃感到一種複雜微而難以分析的恐怖與悲傷。

我短髮的一瞬間失去知覺，但似乎立刻又回醒轉來，一片昏黯，可是却非常清楚地聽到頭頂上響起乾脆的一顆一顆的爆竹燃放樣的剝畢剝畢聲，那是機關槍在掃射。

第二個一瞬間，我意識到自己是被埋在什麼東西底下了，但不曉得有沒有炸掉一條腿。

眼前飄着霧一般的東西，不知是烟還是灰塵。「要是燒起來的話」，心頭一念，神智倒完全清醒過來。肢體活動伸縮一下，似乎並沒有特別疼痛的地方。把頭仰起，看到前面木柱架着的地方，有光線射進來。於是我的雙腿拖着拖着，像要把它們從墓地裏抽出來；我支撐起上身，發見躺的地方，旁邊一塊巨石托住一根打下來有半尺直徑的木柱。如今想起來，我該多麼感謝那塊巨石呀。要不是它，那根木柱準會把我的脊骨打斷的。

從那幢塌下來的新建小樓房所構成的「墓穴」裏，我抽動被埋着的腿，轉側着身軀，撥開磚瓦木條，朝有亮光的縫隙爬出。腦殼碰了兩下，褲子被撕開一條縫。腳掌板給什麼釘了一針，這纔意識到拖鞋不知怎麼擱丟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從地獄出來，却墜入於修羅場內。

院子中是修羅場：塌下來的小樓房，木柱壓住一個孕婦仆着的屍體，腦殼被劈去了半邊，血肉和腦漿和頭髮攪雜在一堆；一塊五六尺長的水門汀凝結成的礎石，壓住一位少女的腿，她瘋狂般號叫着；塌房掩埋下，有老年人孱弱的垂死的呻吟聲……

文摘社的房子被撕去一層皮，朝院子一面，整個兒給掀去了。年青的書記倒在門口，兩腿膝蓋上下，被炸得稀爛，一片皮，一塊肉，像叫化子底盤

急的衣片；他聽到我，便用哀切的尖音叫着救命。這聲音，如今還有魔力使我的腦發熱和身體發顫。

房子的裏面，飄出來一縷一縷呻吟聲，原先躺在土製長沙發上的人，給一塊炸彈片割斷一隻手臂。

光着腳，在院子裏轉；我脆弱的智慧被全部抓走了，置身在這樣的修羅場，我一時不知道要怎麼安排自己纔好。

外面傳來一片人聲，這彷彿在極度的孤獨無助中發現救星，趕忙跑出去，我滙合於一隊為救護而出動的復旦同學，再度返入院子裏，做着可能用雙手做的救護工作。

我看到院子正中一丈口徑的炸彈坑，與我躺臥的處所相距，不滿兩丈。那幢新建的小樓房，將我與炸彈爆炸處隔成一隻曲角，它掩護住我却犧牲了自己。

突然，一個惡耗，像霹靂般兜頭頂心向我劈下來：孫寒冰先生受重傷。我趕到醫務室門前，那兒陰沉地站了一些人，空氣有一份使人不容易承受的重量。吳南軒校長站着拭眼淚，花白的頭髮更顯得悽愴。

孫寒冰先生已是無言的躺在那兒，停止了最後的呼吸。

「平生風義兼師友」，孫寒冰先生是關切我的一個人，處於我底嚴師益友的地位。於敵人殘暴的炸彈下他底慘死，直至今日，我感到的是最沉重的傷痛。

除孫先生的慘死，是役有復旦同學五人慘死在敵人轟炸下。其中兩人，在嘉陵江邊沙灘上正中一顆炸彈，屍體炸成碎片，連影子都沒得，祇剩一隻皮鞋拋在離炸的地方兩三丈的處所。

而倒在文滄社門口的那位年青的書記，在途往北碚江蘇省立醫學院去的途中，舟抵嘉陵江中流，慘叫着離開這個人世。

(張十方)

我最近常住在虹口，看到許多相形之下大不相同的現象，不能不使我生無限的感慨。

日僑在虹口區有將近十萬的人口，但在日僑管理處有計劃的有條不紊的管制之下，和日僑本人守秩序肯服從的情形之下，從從容容一批批撤退了；並且他們臨走的時候，行李非常整齊，大人小孩都背上一大個白帆布的旅行袋，手提着小皮箱，排着隊出街，排着

隊上車，排着隊受檢查，排着隊上船。他們雖然把三四十年在中國經營的心血都丟了走了，但他們並不表示懊喪悲哀，他們嘻嘻

批人，正像一羣亂民……我們真不忍再說下去……不過這還僅僅是表面上的現象。暗底下還有更大的風波：主持支配房屋的機構

相互幫助地井井有條的撤退回國，我們不能不羨慕，佩服，畏懼，害怕！他們預備回國臥薪嘗膽去了，而我們怎麼樣？亂哄哄的，吵吵嚷嚷，把一切努力建國的大事都丟在腦後，只顧自己爭權奪利，搶奪眼前一點點小利！中國前途……唉

相形之下

顧仲彝

哈哈的乘客氣氣的上船走了。這是一種現象。

，一再受各方面有無理的要求，於是一再改組，一再換人，事情好像更亂更難辦。……

我真說不上來了。相形之下，我們不能不感慨系之！

們一走，只見街堂外面衝進一大

看到日本人有秩序地鎮靜地

× × ×

私生子的悲哀 (續完)

莫泊桑著
何公超譯

一個女人出現了，那工人一見

了她，笑容頓斂，他立刻就看出，現在誰也不能再侮辱這一個高大而蒼白的姑娘了，她端莊嚴肅地站在門前，似乎守衛着自己屋子的門檻，不許一個男子侵入一步，在她這屋裏，她也會被另一男子始亂終棄了的。他氣餒了，帽子捏在手中，喃喃道：

「瞧，太太，我把你的小孩子領回來了，他在河邊迷了路。」

但是西蒙兩手圍抱著她的頭頸，一邊哭一邊訴說：

「不，媽媽，我想投河，因為他們打了我——打了我，——因為我沒有爸爸。」

一陣燃燒的紅暈，遮上了少婦的兩頰；心裏像刀割一般，她熱情地擁抱著孩子，淚水在臉上直瀉。那男子，感動至極，兀自立着，不知道怎樣走開。西蒙卻又突然跑到他面前，問道：

「你肯做我的爸爸？」
接着是一陣沉默。拉·布朗卻脫着愧得無地自容，目瞪口呆，倚身牆上，兩手按住心口。那孩子看

見工人不答覆他，又說道：

「假使你肯，我要回轉去，再去投河。」

那工人把這件事只當開玩笑的，微笑着說：

「那還用說，好的，我很願意。」

「你叫什麼名字？」那孩子接下去問，「人家問起的時候我可以告訴人家？」

「費立浦」，那男子回答。

西蒙靜默了一會，要把這名字牢牢地記在心裏，於是張開了兩臂，非常安慰地說道：

「好，那末費立浦，你是我的爸爸。」

那工人從地上把他舉起，忽忽地在兩頰上吻了之後，迅速地大步走開了。

孩子第二天上學的時候，同學們用一陣訕笑迎接他，待到散學，孩子們正要重新侮辱他，西蒙就用下面的一句話，像擲石子一般，向他們的頭上擲過去：「他名叫費立浦，我的爸爸。」
歡呼聲四面八方響起。

「費立浦誰？費立浦什麼？費立浦是什麼樣一個人？你在哪裏揀到你這個費立浦的？」

西蒙不回答一個字；抱着堅定不搖的信心，用熱眼來對抗怨敵，寧願受凌辱，而不屑在他們之前逃走。校長過來給他解了圍，他就回到母親那裏去了。

在三個月裏面，那高大的工人，費立浦，常常打拉·布朗卻脫的門前走過，有時，當他遇見她在窗口縫紉時，也會大了胆子向她說話。她總是很禮貌地莊肅地回答，從來不會跟他說過一句笑話，更不用說讓他走進屋子，即令如此，他，正和所有男子一樣，免不了有一點統袴子的心理，總幻想着她和自己談話時，臉色比平時來得嬌紅。不幸，一個人聲名狼藉之後，非但很難恢復令譽，而且還容易遭受指摘，無論拉·布朗卻脫如何潔身自愛，東鄰西舍早已紛紛曉舌。至於西蒙倒是非常愛他的新爸爸，幾乎每到黃昏，白天的工作一完，就和他一同出去散步。他按時到校，氣概昂藏地混在同學隊中，

經緯拾零

△有一次某地舉行一個奇怪的比賽，說誰把一隻橘子捏得最乾，就憑着優勝的錦標，最後一個著名的大力士把這橘子的大最後幾滴水捏出了，向四週問：「有誰能够把這個橘子再捏出一滴汁水的，我就甘拜下風！」突然人

叢中走出一個瘦瘦的獐首鼠目的傢伙，拿起這個橘子，又捏出了幾滴汁水來，觀衆大為奇怪，他却坦然說：「你們還不知道麼，我是一個稅員！」

△一家跳舞廳招請樂隊指揮，一人去應徵，經理問：「你有什麼資格能做樂隊的指揮？」應徵者答：「當然可以做，我不怕鬧，因為我家裏十二個頑皮的孩子給我很多豐富的經驗。」

△南通一個中學生，考試夾帶，被教師查出，他就拔出手槍來向教師示威，教師事後對人說：「這件夾帶，我倒不會預料的。」

△近有某，因犯罪輕微，法院

開始一個銅板也沒有的遠行那一夜

蕭克念

這是民國十五年了，我十八歲，國民革命軍開始了北伐，我要到武昌去讀書，路過長沙，長沙那時很熱鬧而又緊張，一切景象都使人說不出來的興奮，我原也並無甚麼一定的目標，武昌去不去無關重要，並且我又還得向一位當過支隊長住在長沙的房叔借錢，也就索性在長沙住了下來，恰好軍事廳正代黃埔軍校招生，我很感激奮，就去報名投考，一共取錄六百名我也居然榜上有名，還是名列前茅，這就決定到黃埔去，精神非常振奮。只是恐怕父親不同意，不敢寫信回去報告，而那位房叔也怕我父親不會同意，不願借錢給我，我又住在他家裏，行動也不能完全自由。有一夜半夜，他們正在打牌，我就偷偷地溜了出來，只提了一隻小籐籃，裝了一件紡綢長衫，一件夏布長衫，一付玻璃眼鏡，一個火車表，一枝五角錢的自來水筆，此外一無所有，一個銅板也沒有！

也沒有！走到大街上，不見一個行人，街燈黯淡，茫然不知所措，街道也不熟悉，警察也不見，不知道洋船碼頭在那個方向，還得向那裏走呢？老站着也不是事，只得信步亂走，這條街走到那條街，走來走去又到了原來那條大街，走得腿酸脚痛，實在無可奈何，還是得走，到了一條小巷，拿出火車表一看，兩點半了，心中非常焦急，腦門上直冒着火分子，這可怎麼辦：沒法只好蹲下來歇歇，總想不出主意，遠巷傳來梆梆的更聲，又怕打更的過來要盤問，勉強站起來拖着百斤重的脚步向前移，這又移到那裏為止呢？忽然遠遠的閃出一個模模糊糊的黑影，嚇了我一大跳，想到這深夜的黑巷中也許會有鬼的，心裏一麻，出了一身冷汗，可是這個模糊的黑影向我這方面移來了，漸漸看得出像是一個人，我不由的叫了一聲「誰？」那個黑影也驚了一跳，停住了，一會兒才答應出一聲「我」，就一步一步移了過來，我知道他是人，這才放了心。並且還感覺對這個人特別親切似的，等着他快點走來，他終於走到了面前站

住了，他望着我，我望着他。但是街燈很黃黯，看不清面目。

「你是到那裏去的，這時候？」

「我帶點盤問口氣問他，因為我有一點看不起他那套瀏陽青布的舊學生制服，並且他又矮得還沒有我肩膀高。

「我從洋船碼頭來，你呢？」

想不到他人那麼矮小，聲音却宏亮得很。

我這一喜自然非同小可，可是我還不敢相信我有這樣的好運氣

「你要到湘潭去是不？」

「我急着等他告訴我他是要到衡陽去。

「不，我到廣東去，你要到那裏去？」

「我到廣東去，你也是考取的？」

「我這就完全放了心，這個人是曉得洋船碼頭的。

「不，我沒有考取。」他搖了搖頭。

「那你到廣東去作甚麼？」

「我不放心了。

「到廣東去考不是一樣嗎？隨到隨考，不成問題。」這個小矮子說話倒是很堅定的。

「當然一樣，不成問題。」我



△某官風語拍馬之術，長官痛罵他的時候，他就立正陪笑着說：「是，是，是，罵得對。」回家以後，他太太問他為什麼這樣不要臉，他回答說：「你真不懂，長官罵我，我再去罵我部下，我並未虧本，何必發怒？」

△據說：在一次某局檢討會上，局長致詞畢後，問：「你們覺得我的意見如何？」大家舉手贊成，只有一個科員不舉手，局長向不舉手的科員問：「你為什麼不贊成？」

「科員說：「我用不到贊成了，因為我決定辭職不幹了。」

△「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他；而今七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用開門七件事入詩，用得這樣貼切，已覺不易；然而還不及有一納妾者，其妻為賦催妝一詩，來得有趣。詩云：「恭喜郎君又有她，儂今洗手不當家，開門事事都交付，柴米油鹽醬醋茶。」

△據說：從前有一個地方，人

說：「那麼你坐甚麼船走？」

「軍事廳的差船，送你們的」

「可是你沒有考取？」

「不，我可以坐，」他說：「現在還早，到我那裏去坐坐再一道去好不好？」

我這還有甚麼說的，我正想要慰慰，洋船碼頭又沒有問題，又有同伴，這個小矮子我又不怕他，我就提起藤籃跟着他走，沒走多遠就到了他住的那家學生公寓。叫開門進去，裏面很黑暗，他領我摸到他的房間，將電燈扭亮，這房間一共是三張床舖，有兩張床上輪流發出鼾聲，像約好了互相呼應一樣。

電燈很亮，我這才仔細端詳我的朋友，他的確是相當矮小，身條却筆直，臉是略為長了一點，而一對大眼睛，炯炯有光，就顯出他的一幅小神氣，表示他雖則矮小了些，他却並不佩服別人的高大，他隨時都是宣布獨立的，他也同時在端詳我，還自己含笑點頭，表示他已看清楚了，並且頗有心得。

「你十幾歲？」他忽然問我。

「十八、你十幾歲？」我以爲

他大約是十六。

「十九歲半。」他望着我笑，

因爲他勝利了，他居然比我大一歲半。

然後我們都笑起來，大約他是以爲他大些而我是以爲我高些，我們繼續互相問答了許多事，也就親切起來，雙方對於面前的新朋友都感到滿意。他忽然釘住我的小提琴問我：

「你帶多少路費？」

我真沒想到他會這樣問我，這一下正打着我的要害，使我心中發了一下抖，他不提起，我是差不多都已忘記這個問題了。

「我沒有路費。」我紅着臉說

「真的？一點都沒有？」他偏

着頭望我，表示他不能相信。

「沒有，一個銅板也沒有！」

我說：

「那麼你怎麼走？」他還是含着笑，不過我以為他這是譏笑我沒有路費，就生了氣。

「當然可以走，有路就可以走，沒有路也可以走，路是人走的，人是走路的。」我幾乎鼓起了嘴唇

「哈哈哈哈哈」他竟放聲大笑起來。

我這一氣還了得，提起小藤籃就向外走。

他迅速站起走過來，一把拉住

我。他說：

「我們一道走，我有路費。」

他不笑了，臉色很莊重，兩隻大眼

睛懇求似地望着我。我停住望着他，想着他這是甚麼意思？

「路費我有，我們一道走。」

他又說：

「我怎麼能用你的路費，我自

己可以走。」我說：

「不，我們一道走好些，路費

不要緊，要不將來你還我就是。」

他把我按在原地地方坐下。

「這……？」我想這還可以

說得通。「那末你有多少路費？」

「我有六塊錢。」他說：他的

笑又浮了上來。

「那也不够。」我說：但是我

決定和他合作了。

「當然不够！但比沒有好些。」

他說。

「好，那末我將來還你。」我

也舒坦得有點想笑了。

「我真快樂，我們一道走，現

在怕快天亮了，我們要吃點東西上

船才好。」他說：

「我們還是上了船再說罷。」

我一面摸出火車表一看：「現在快

五點，我們應該走了。」

「不，還早得很，我剛才到碼

頭問過，船票九點才開。哦，你的

符號呢？」

「甚麼符號？」我問：

們如果犯了貪贓的罪，便割掉了他們的右臂，算做懲罰。一次，有一個受賄的人被捉到了，照例他要被判決着割去右臂。而在執行的時候，執行這個刑罰的人却没有到來，許多時候過去了，這件事始終沒有辦理。於是一般看熱鬧的人們便一齊擁到那個執行刑罰的法官的家裏，責問他爲什麼不把這個貪污的罪犯的右臂割掉。可是當人們看到那個法官的時候，人們便發現了那執法官是只有左臂的殘廢人了。

X X X

△重慶有一個單身朋友因爲住不慣宿舍，費了許多力氣，才找着一間房子。租賃的條件，除租金押金外，房間裏還要放一個房東的舖位。那人對最後一條，不能同意，於是未租。有人向他說：你不問問晚上來睡在那張舖上的是什麼人嗎？

X X X

△每一個智識份子，在二十歲的時候，個個是「新詩人」，二十五歲以後個個都是「小說家」，三十歲的時候，個個都是「政論家」，三十五歲以後個個都是「政治家」或「商業家」。

「你還不知道？你們考取的都有符號，到軍事廳領，沒有就不能坐船坐車。」

「那怎麼辦？」我着急了。

「現在我陪你去領。」他就站起來。

「那你自己呢？」我說：

「我不要，到時候再說，不要緊的，你有了就到地方便些。」他將電燈扭熄。

我們摸出了房門，又摸到大門邊，叫醒茶房開了鎖，當門一陣寒風撲來，我們連打了兩個寒噤，這還是暮春三月，破曉時分格外寒冷，小矮子只穿一身夾青布制服，我是穿的一件絨絨袍子。都顯得單薄了些。巷子裏街燈依然黃黯，兩個一長一短的模糊影子橫在一傍，跟着我們向前移動，我們的腳步聲很響亮，更顯得這巷子的幽深清寂，有點怕人。小矮子很熟悉街道，領我轉了許多灣，到大街又進小巷，又到大街，好容易才到了軍事廳門口，兩個衛兵肩着槍對面走來走去，門上一隻滾圓的電燈，發出淺黃色的光，時常將他們的影子盪做一起，又分成兩個，各自移開，我們走進去說明來意，他們教我們天亮再來，我們只得離開，這條街走到那條街，說了許些閒話，才見東方

發出魚肚白來，四周城牆邊軍號漸起，斷斷續續，互相呼應，遠遠有一兩個挑着担的影子出現，又轉灣進了小巷，再一會兒天就大亮，有些舖子開了一扇門，小學徒站在門口搓着眼睛，我們走回到軍事廳，在一個小窗口等了許久，後來費了許多口舌和手續，才從那個軍官的呵欠裏領到一枚白竹布的長條子符號，我們如獲至寶地高興興走出來，匆忙回到那個學生公寓，小矮子的住食賬先天就已算清，其實他是將舖蓋作了抵押，才救得六塊錢路費，他只拿了一個白布小包袱，我提了那隻小籐籃就走。

走到一條大街，小矮子忽然站住問我：「你一天吃一頓飯行不行？」「怎麼不行，我沒有錢就根本不想吃飯。」我說：「你喜歡吃包子嗎？」他又那裏笑着了。

「怎麼不喜歡，我最喜歡吃包子。」我知道他一定是想吃幾個包子才上船。

「那麼我們今天的飯就吃一頓包子罷。」他東張西望，這邊那邊的找包子舖。

我們到一家很僻的包子舖，每人吃了六七個包子，吃得很飽，他付清了錢。我們這就與高采烈地走到洋船碼頭。（風雨少年之六）

經緯信箱

▲黑與紅

（問）墨，有頂烟松烟之分用以能書能畫海內用度頗為需要。但其價值並不十分高貴。現在市上每錠普通一兩者不過三四百元與現在市上流行之紅色嘴唇膏每錠數千元判若天壤，一紅一黑，何相去若是之懸殊？文真問

（答）其因有二

（一）貨少為貴。墨用途雖廣，產量甚豐，故賤。唇膏來自異域，再多也多不過土產品，故貴。（二）物稀為貴，黑良心者比紅良心多者，故黑賤而紅貴。（三）趨時為貴：目前要政治投機，往往自命前進，自認左傾，自以為紅得發紫，貴得出眾。 唐吉

▲登記娶妻
（問）政府對下級工作人員工廠勞方謀福利無不盡力設法各項配給，以資救濟，現在日本人口統計女子超出男子有二百四十餘萬，照分撥戰利品一樣，則四強會議時，應當提出討論，主張繁殖人種，盟國一定通過，敵人抗戰八年，東下了也八個多月，身體到還康健，可惜仍舊一個窮漢

，我想向善後機關呈請登記，不知道將來會不會像登記房屋一樣，登記了好多時，還是沒有？ 宗漢問
（答）閣下不問事之有無，竟自先行登記，倒是看對了現行政治的妙處。不過有一更重要之點，便是首先要造成「既成事實」。否則，即使分配到了手，也有被更有力量奪去的危險。勉乎哉！祝你鸞鳳和鳴！
——唐吉——

經緯週刊

（每逢星期日出版）

新一卷六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九日出版

定價國幣三百元

主編者：經緯 出版社編輯部

代表人：蕭 作 霖

經理：李 平 子

印刷者：中國科學公司

發行所：經緯出版社發行部
上海虹口山陰路大陸新村二四號